



新兵蛋子的成长轨迹
凤凰涅槃的心灵史诗



我叫「二团长」

小王宗仁◎著

如果你是一名现役军人或曾在军旅，恐怕最难以忘怀的便是新兵连生活，它虽然在你的军旅人生中占据的时间很短，但却根植着你最丰厚的情感和人性感动。此书献给曾经当过兵的、正在当兵的，或者想要当兵的人们以及军人家属们。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叫“二团长”

小王宗仁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叫“二团长” / 小王宗仁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34-6543-7

I. ①我…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1675 号

图书策划: 方云虎

责任编辑: 詹红旗 方云虎

封面设计: 三味书屋

内文插图: 付怀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29236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1
A、袁婷婷	1
B、不打不相识	7
C、两个面包	12
D、初会高营长	16
E、花红柳绿追风面	22
F、私自外出	27
G、橙色等级	31
H、隐情	34
I、纸里包不住火	39
J、新兵蛋子	43
K、三七开	49
L、女朋友	56
第二章	61
A、程小梅	61
B、抢地盘	64
C、点验	70
D、班务会	75
E、学军歌	79
F、下马威	83
G、体能测试	88

我叫“二团长”

乒乓皇帝的成长轨迹 冠军心里的心路历程

H、闭门羹	91
I、新训动员大会	98
J、秘密武器	106
K、小惩罚	117
L、打水	120
M、苹果手机	124
N、二会高营长	128
 第三章	 132
A、双簧戏	132
B、走麦城	140
C、背条令	146
D、两个团长	150
E、风波	154
F、晚会	159
G、打抱不平	163
H、交易	168
I、“二”	175
 第四章	 181
A、会餐	181
B、检讨	185
C、告状信	192
D、紧急集合	198
E、泡病号	204
F、纠察	212
G、倒数第一	217
H、双喜临门	225
I、最差内务	230

第五章	236
A、“土规定”	236
B、“告状风波”	241
C、神奇踢腿摆臂正步仪	246
E、枪感	259
F、实弹射击	266
G、授衔	271
H、斗歹徒	277
I、“选美大赛”	283
J、投弹	286
K、新兵下连	293

第一章

A、袁婷婷

这都快进站了，阳子怎么还没到？团长踮起脚焦急得四下张望着。下午，团长接到了袁婷婷电话，说她上午抽空给自己买了一条腰带，可苦于不能亲自相送，只好委托自己最好的哥们儿阳子转送。可这小子，怎么还没到？

袁婷婷是团长不久前结识的女朋友，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袁婷婷名如其人，亭亭玉立，温文尔雅，团长看到袁婷婷的第一眼，魂就被她收走了。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已是胶漆相投，难舍难分。但团长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和袁婷婷的事，包括这次袁婷婷给团长买了腰带，也只好让阳子转送。

其实，阳子已经到了。阳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到离团长十多米远的地方停住了，他是被一堵厚实的人墙挡住的。阳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一条刚从水里捞起的鱼。人墙宛如一片树林，每个人便是一棵树，人头上黑的白的棕的浅黄的头发就成了五颜六色的树冠。阳子的目光穿过树冠的缝隙，看着身高一米八一，略高于各色树冠的团长。见他着一身崭新的冬季作训服，背着军用背囊，左肩上挎了一把吉他，耳朵里塞了耳机。最显眼的是他胸前别了一朵大红花，样子威武得很。阳子咂了一下舌头，掂了掂左手拎着的手提袋，没有急于过去，而是一边歇息着，一边羡慕地看着。

今天是2010年的冬至。冬至在一年的节气中，无疑是一个重要节气。它一出场，就像是寒魔袭来，预示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虽说是江南，比不得北方刺骨的冷，但也是灰云扫尽，落叶满街。

江苏连云港火车站广场。这片堆挤的树林便是今年即将从本市起程入营的五十多名新兵和前来送行的亲友团。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偌大的广场因有了这片树林的存在而显示出了勃勃生机。新兵们都像团长一样，个个胸前别着红花，穿了崭新的冬季作训服，但尚未佩戴军衔和帽徽。今天晚上，他们即将起程奔赴驻东北某炮兵团，从此开始他们的军旅之路……

团长被粗粗细细、老老小小的树木围着，众星捧月般。一位头发花白身材稍胖的老奶奶一手拉着团长的胳膊，嘱咐说：跟你说的要记住了，到了部队后不要耍性子，要好好干，要记着多打电话。

团长不耐烦地撇撇嘴：奶，别磨叨了，你都说一百遍了。

怎么跟你奶奶说话？旁边团长的父亲狠狠瞪了团长一眼，说：你看你这个心神不宁的样子，你看啥呢？

团长说：我看啥也不影响耳朵听事，我这不一直听着嘛？

把你的耳机摘下来，堵着个耳朵能听见说话吗？父亲眼睛剜过去。

叮咚叮咚，几声脆耳的铃声响起。团长知道是手机来了短信。他取出手机，翻看着短信，然后转过头伸长脖子把目光朝远处望春来酒店方向掷过去。

团长在看啥？家人都不知道，只有团长自己和阳子知道。除了亲友团来送行外，今天前来送团长的还有一位特殊客人。她便是团长的女朋友袁婷婷。此刻，袁婷婷正站在望春来酒店雨搭下面的缓台上翘首向这边望着，像一棵孤树般远离着这片树林。

你到底在看啥？团长的父亲也把目光向望春来酒店方向投过去，尔后又放回到团长脸上。

没看啥。团长说。

没看啥？没看啥还老往那瞅？父亲说。

团长的母亲见父子俩说话又带了火药味，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你们爷俩到什么时候能不吵？一会儿火车就要进站了，想想还有什么要带的

东西落下没有？又问团长：你舅给你新买的手机我记着好像放在了电视柜上，你带没带？

早就带了，就是没带现在回家取也不赶趟了。妈，我看你还是别去得了，你去干啥呀，去了也是打酱油。团长说。

就你妈那个脾气，不去她在家能行吗？父亲说。

团长无奈地眨巴眨巴眼，摘下了新发不久的棉帽子，用手使劲向后推了一把刚理了没几天的板寸头，又重新戴上，说：去吧，去吧，懒得理你们。

团长的舅舅说：你妈是担心你，你说你从小也没吃过苦，连衣服都不会洗，她不去照顾你能放心吗？

团长的叔叔笑了一下，说：为了你这事呀，你爸你妈组织召开了5次家庭会议，可以说会议的规模不亚于你爸开董事会。去就去吧，会上都通过了，不去的话有悖于会议精神。

团长是独生子，其父是恒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资产过亿。团长入营，家里前来送行的是一个庞大的亲友团，有父亲母亲，有叔叔婶婶，有舅舅，有姨妈，有堂哥，有表弟，就连七十多岁的奶奶也亲自出了场。虽说团长长得五大三粗，膀大腰圆，但在家却娇生惯养，缺乏生活磨炼，吃不了苦。奶奶心疼孙子，母亲心疼儿子，于是，团长的父亲和母亲组织召开了家庭会议，研究后决定由团长的母亲亲自陪同儿子“参军”，跟随运兵车一同到新训营地，在邻近的城区住下来照顾儿子。其实，团长并不同意母亲这么做，说一旦传出去丢不起这个人。可团长毕竟拗不过母亲，更何况还有奶奶和父亲也支持母亲这么做。

团长一声不吱，若有所思地低着头，一只脚在不停地踩碾一块小石子。

这时，一名新兵突破人群挤到团长身边，说：团长，猴子打电话说，你要的东西到时他会给你寄到部队。他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就给我打了，让我告诉你一声。

知道了。团长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用拇指轻轻划了一下屏幕，接着说：我去，没听见。

团长的母亲认识，这名新兵叫南一平，是团长要好的小哥们儿。团长的母亲看着团长说：你要的什么东西？

南一平提到的猴子在西安读大学，和团长、南一平都是同学。猴子的一个表哥在新疆工作。团长知道新疆的大枣好吃，便托猴子通过他表哥买了10斤大枣，想以大枣为媒介和班排长搞搞关系。

团长不想跟母亲说这事，话里就有了气，说：你管这事干啥？

团长的母亲抽了口气，生气地说：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行了行了，谁让你生了个好儿子呢。团长的父亲不耐烦地打断了团长母亲的话，扭头对南一平说：小南子，到部队后你们俩互相照顾照顾，有什么事来电话。

叔，你就放心吧。南一平点头笑着，跟团长打招呼说：我走了啊，我爸在那边等我呢。

团长目送着南一平的背影消失，又掏出手机翻了翻。

团长的婶婶两手正了正团长胸前戴着的红花，又抻了抻他军装的下摆，说：去了好好干，把带着的贵重东西放好了，想吃啥就买啥，别亏着自己，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别让你奶你爸你妈惦记着。

呵呵，就他还能亏了肚子，你们放心吧，亏啥他也亏不了肚子。团长的叔叔说。

那是，还是我叔了解我，亏啥都行，就是不能亏了我这个将军肚。团长嬉笑着。

阳子像木偶般呆站着，羡慕地看着被亲友团团包围着的团长，感受着这个有钱人家辐射出来的阔气和荣耀。

阳子羡慕团长有二：一是羡慕团长家里有钱；二是羡慕团长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羡慕别人有钱，这不光阳子羡慕，我想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羡慕。羡慕别人有钱没有错，如果忌恨别人有钱就是你的错了。至于羡慕团长当上了兵，原因是阳子自己也想当，可惜事与愿违。团长、阳子和南一平，三人是初中同学，一个班，死党。

读高中时，团长和阳子仍在一个班，而南一平却调到了其他学校，但“死党”的关系一如既往。生活中很多事情有时恰被偶然的意外而改变，

团长和阳子要当兵跟南一平可以说有直接关系。南一平从小就揣了一个当兵梦，但他家庭条件一般，高中考大学考了个二本，掐指一算四年读下来怎么也得花个四五万元，他怕花学费干脆没读，直接选择了当兵。团长连个三本都没考上，得知南一平决定要当兵后，团长和阳子也突然有了当兵的冲动和想法。一天，三人在酒吧大喝一顿，一番豪言壮语，相约一同参军。团长和阳子各自分头做家里工作，团长将想法告诉母亲后，母亲不同意，奶奶更不同意。母亲想让团长再复读一年，混个大学文凭后，就到自家的公司锻炼锻炼。这一大摊子家业，到头来不都是儿子的吗？可团长一提上学就头痛，根本不想复读，说死了也要去当兵。团长的父亲知道儿子是块什么材料，既然儿子死不回头，不如遂其心愿，到部队上锻炼锻炼也好。要不，儿子在外面天天跟一帮小混混在一起，说不定哪天惹出什么乱子。就这样，团长如愿以偿了。可阳子跟家里沟通时却遇到了麻烦。阳子家境不好，父亲有病，干不了重活儿，在一家企业打更挣点零用钱，母亲做家政，也挣不了多少钱。阳子考大学也考了个二本，父母攒足了劲要供阳子读。可阳子却含泪放弃了，他知道父母更需要他。当他试着向父母提出当兵的想法后，他看到父亲眼睛背后复杂和矛盾的目光。那夜，很少抽烟的父亲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一早，父亲说，想去就去吧。说完，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工厂。阳子看着父亲蹬上车后歪歪斜斜的背影，一咬牙，将当兵的想法扼死在脑海里。

团长与袁婷婷的事，作为死党的阳子自然知晓。本来，这次阳子的父亲突然病情加重住院，阳子在医院陪护父亲，已打过电话向团长和南一平解释这次不能到车站相送。可袁婷婷临时给团长新买了一条腰带，苦于没法亲手送到团长手里，便打电话求阳子帮忙转交给团长。阳子临危受命，只好马不停蹄赶来相送。

阳子定定神，走至丰茂的树林边，举起右手边挥舞着边朝着团长的后脑壳喊道：团长，团长——

团长已然听出是阳子的声音，扭回头，眼睛一亮，脸上写满了兴奋：阳子——

这不是阳子吗，你啥时候来的？团长的母亲打招呼。

我叫“二团长”

新兵连里的团长职位 部队温暖的心灵港湾

哦，阿姨，我这刚到……阳子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给你。阳子朝团长挤一下眼，将手提袋递到团长手里。

母亲讶异地看着递到团长手里的手提袋，说：什么东西，这么神神秘的？

团长顿了一下，支吾说：有啥神秘的，是——是剃须刀。

对对，是剃须刀。阳子一笑，掩饰着脸上的不自然。

团长朝阳子心领神会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将手提袋塞进军用背囊里。团长抬手看了一眼腕上的浪琴手表，然后从父亲手里拽过拉杆箱，说：爸，奶，你们都回吧，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火车都要快进站了，还差这一会儿？再等等。奶奶反间说。

阳子还要急着回医院，跟团长告了辞，像条泥鳅一样挤出人群，很快淹没在人河里。

扩音喇叭里传出接兵干部要求送行亲友团离场的通知，人群一时骚动起来。

即将分别，依依不舍。亲友团都在争分夺秒对即将入伍的孩子再一次重复对他们的叮咛和告诫。旁边一位母亲，搂着一名新兵哭成了泪人，而这个新兵哭的也是泪眼婆娑。团长瞅了一眼这个新兵，个头儿不太高，白白净净的像个女孩子，特别是一身肥大的军装穿在他身上像把他裹了进去。团长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哭哭，顶个屁用，真没劲。团长的奶奶似乎也被这种情绪感染了，吧嗒吧嗒地掉下了眼泪。

各位送行的亲属，退场了退场了，新兵同志们站好队，准备进站！扩音喇叭里再次传出接兵干部洪亮的声音。树林像被一阵大风刮过，树冠攒动，人群开始分离，穿了各色衣服的人们像一个颜色大杂烩，赤橙黄绿青蓝紫慢慢剥离，最后只剩下了穿着清一色军绿作训服的新兵。报数、点名之后，接兵干部组织队伍，通过进站口。新兵亲友团也呼啦啦跟至进站口，挥手与亲人作别。

别忘了打电话……

看好自己的东西……

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人群一阵骚动。

团长扭回头扫望四处，从众多的面孔里寻找着袁婷婷，他却一眼看见了奶奶、父亲和舅舅他们。奶奶一手扶着隔离栏杆，一手来回挥舞着，半张着嘴，目光直直的像一根绳子牵过来。应该说，团长体会不到这种目光的重量，也感受不到这种目光里那种隔辈人的爱。他不加考虑一跳就掠过了，他想看或想要的是袁婷婷。

因为有原因，所以注定有结果。就是这位名叫团长的新兵，也是因为他这个惹眼的名字、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他较强的个性，使他入营后很快成了新兵营大名鼎鼎的“名人”。

B、不打不相识

在接兵干部的指挥下，新兵们成两路纵队呼啦啦地涌进候车室。团长和南一平晃晃悠悠地走在排尾，进候车室的时候，大多数新兵已经坐下了。

找空座坐好，看好自己的行李。接兵干部大声提醒着。

团长一眼看见前面一名胖胖的新战士旁边有两个空座，招呼南一平径直走了过去。坐定后，团长一直惦记着袁婷婷，急忙取出了 iPad 上了 QQ。刚找到了 QQ 上叫“婷婷”的闪亮的头像，就听见一个粗重的声音从头上砸过来：喂，这个座位是我的。

团长这才注意到，视野内有一双穿了崭新作战皮靴的脚站到自己跟前，团长抬眼一看，是一名国字脸，小眼睛的新兵。

This is my seat。“国字脸”右手指着团长的座位，大声说。

一听“国字脸”跟自己说英语，团长心里就反感。因为他上学最烦的就是英语，也不知怎么，一看到 ABCD 脑袋就痛。高考时，他的英语只

考了52分。他恨这个教育体制，为什么考大学非得考英语？小孩子从生下来进幼儿园就背上了英语的枷锁，它就像一只螃蟹的钳子一样一直钳着你升入初中高中，而真正大学毕业后在工作中能用上英语可谓是寥寥无几。

团长心里很不爽，翻了一下白眼：不要在我面前说英文，OK？

我的意思是，这个座位是我的。“国字脸”又重复道。

切，你的？我坐在这儿怎么会是你的。你叫它它答应吗，如果它答应了，我立马抬屁股走人。团长一脸鄙夷地盯着“国字脸”和他的小眼睛，厚厚的眼皮像半拉窗帘将他的眼球遮住了，只留下了韭菜叶一样的小缝缝。

“国字脸”说：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我之前坐着来着，刚才去厕所了。

团长说：告诉你，我不会说话。但你要明白，既然走了就不是你的了，我说我昨天还坐在这儿呢。

“国字脸”说：说话抬杠是不？你昨天还坐在这儿，鬼才信呢。

坐在团长旁边的南一平一脸不忿，说：鬼信不信只有鬼自己知道。我们不管你上没上厕所，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座位没人，也没留什么记号，我们现在坐了，就是我们的。

“国字脸”眼睛瞪起来，说：咋的，想打架？

团长的火气一下被激起来，霍地站身：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啊，我就想揍你。

有半年多没打架了。团长记得打得最凶的一次是刚读高三时，那是一次实力悬殊的较量。原因是团长的一个哥们儿遭到了一个外号叫“老妖”的小混混欺负，团长一气之下单枪匹马拎了一根镐棒找到了正在和他的两个属下说笑的“老妖”。团长先下手为强，一言未发一镐棒将他的一个属下撂倒，另一个见势不妙拔腿跑了。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老妖”一看这阵势，妖气顿无，一溜烟遁掉了。庆幸的是，被撂倒的那位并无大碍，但对方家长找到了学校，校长扬言要开除团长，团长的父亲找关系求情才化掉干戈，并亲自到对方家道了歉，赔了5000元钱。

接兵干部李中尉已然发现了双方的争执，大步流星赶过来。李中尉皱

起眉头，问道：你俩咋回事？

团长赌气说：你问他。

赵闯，怎么回事？李中尉问“国字脸”。

团长举着一双不忿的眼睛盯着这个被叫作赵闯的新兵。赵闯也盯着团长，说：他占了我的座。然后就把发生争执的原因说了一遍。

李中尉又问团长：是这回事吗？

差不多。团长说。

李中尉点点头，先拍了拍团长的肩膀，又拍了拍赵闯的肩膀，说：不就是一个座吗，至于这样吗，入了伍当了兵，就是一名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就得有革命军人的样子。五湖四海皆兄弟，何况你们还是老乡，说不定到部队后还能分到一个班呢，应该互相礼让才行，怎么还争执上了？团长和赵闯都不说话。李中尉又说：赵闯，你可以说是也走过南闯过北，听说你曾经在广州的一家国企干过，相对其他新兵来说，你算是见过大世面，为了一个座位闹个大红脸，值不值？

赵闯的脸红了，低下了头。李中尉又把目光放到团长脸上，呵呵一笑，说：团长，你的官比我都大，大官就应该有大胸怀，两个大男人争一个座位，你觉得好不好？再说，那边还有不少空座呢！就是没有空座，互相礼让一下也是应该的。我看这样吧，来，你俩握个手，这件事就过去了。

赵闯先伸出了手，团长看着他悬停在空气中的手，然后握了。团长说：不好意思，咱俩是不打不相识，以后就是哥们儿了。

候车室内传出了播音员开始检票的声音。接兵干部招呼大家站好队，团长跟着蛇一样的大队人马穿过军人绿色通道检票口，南一平紧紧地跟在团长后面。在一个拐角处，南一平突然发现团长的母亲站在一边。人流里，团长的母亲充满期待地看着从眼前走过的团长。南一平以为团长没看见，一把拽住了团长的胳膊，说：你妈……还没等南一平把话说完，团长随手捅了南一平一下，小声说：打住，保密。团长好像对站在旁边的母亲视而不见，低着头紧跟着队伍往前走。

团长带的东西多，走得慢，落在了后面。南一平也背着背囊，一手拎

我叫“二团长”

新兵董小楠团长故事 军营温暖的心灵港湾

了一个箱子，他已经帮团长拎了一下，又把箱子交到一只手上，在面前催团长说：老大，快点！

团长有一个同学兼朋友圈子，其中不乏有像他一样的富二代，也有家境很一般的同学。这些人中，团长唯独与家境很一般的阳子、南一平处得最好。泡酒吧、喝洋酒、飙好车……是团长及其小圈子除了学习之外的业余生活。因团长的豪气和霸气，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圈里的老大。

从旁边走过的一个小个子新兵见状，主动要接过团长的一个箱子，说：来，我帮你拎。团长一看是刚才在车站见到的那个和他妈抱头痛哭的新兵，迟疑了一下，松开手，把箱子交给了他，点点头，笑了一下，说：谢谢！

团长侧脸瞅了瞅和自己并排走着比自己矮一头的小个新兵，脸白白净净的像个女孩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董小楠。小个新兵说。

谢谢你呀！你家是哪的？团长说。

灌南县。董小楠回答。又说：你叫啥？

团长。

团长？你叫团长？太有威名了。你家哪的？

连云区。我有个姨就住灌南县城，灌南的草鸡蛋好吃。团长说。

南一平拎着行李站在天桥楼梯处，催促道：老大，马上到了。

上了火车，车厢内早已坐了数十名新战士，他们有的闲聊，有的靠在座背上睡了，有的在打扑克，输了的一方脸上贴了纸条。接兵干部在过道里重复喊着：大家别挤，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团长、南一平和董小楠通过像瓶塞一样的过道找到座位，将行李摆放到行李架上。

如果把军旅人生比喻成一部人生大剧，那么新兵连则是这部人生大剧的开场序曲，它虽然占据的时间很短，但它却在整个军旅岁月中最具代表性，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其中蕴含了人生丰厚的情感和人性感动。团长，包括其他新入伍的地方青年，这批在温室里成长起来的90后，他们能否承受住新兵连严酷的训练而“破茧成蝶”？

火车鸣了一下笛，轰隆隆地向黑夜奔去。

